

# 彩礼只要两口酒

岳父是个高干练,年轻时曾是彭德怀麾下的兵,跟着解放军转战西北,直到1950年才退伍。他辛苦养育了四男二女。上世纪70年代末,我和他的大女儿处对象,他瞧上了我为人诚实,常给女儿吹“诚实人的好处”之风。

岳父对家人管教极严,对外人却耿直通透,遇事只讲道理,从不计较得失。他嗜酒,脾性却怪得很,我和他女儿恋爱两年多,他从不伸手要酒喝。我就算把酒瓶递到他手上,也得说上一箩筐热乎中听的话,但凡有一句不入耳,他当即就把酒瓶推回来。

1981年秋,我工作的地方离他家隔一个街口,百十步路的距离。那天下午,他用小刀撬开二儿子的木

箱,翻出一瓶药酒,仰头“咕咚”两口就又塞了回去,转身往北山去砍自家的玉米棒子。他干完活回来煮了一家人的粗粮饭,觉得浑身发软,倒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。到了七八点钟,他气息微弱得只剩一丝。被追问之下,他才含糊其词地说喝了二儿子木箱里的药酒。二儿子一听魂都吓飞了——那是他泡的毒草乌药酒,含有致命的乌头碱,是用来外搽治手脚风湿疼痛的!他疯了似的跑来,找我求救。

我当即喊上单位的医生量血压,几乎降到了零。两位医生急声道:“赶紧送县医院!”我立马去单位借了担架,和岳父的4个儿子一起,轮流抬着他往县医院跑。夜色里的街道坑洼不

平,担架晃得厉害,我们却不敢怠慢半步。到了县人民医院,医生立刻抢救,方案很快定下:每5分钟就得在输液管推注一次阿托品。这个关键活儿,值班医生全交给了刚从县医院结束实习不久的我。

那时家里经济拮据,全家人凑了半天,连10块钱医药费都凑不齐,只能让我回家拿存折抵押。存折上那72元钱,成了救命的全部指望。我守在病床前,一次次推注药物,眼皮都不敢合,直到凌晨3点多,人总算抢回来了。可是,祸不单行!这天早上7点,二儿子想着父亲是喝了自己的药酒出事,怕落下“为子不孝”的骂名,竟趁半夜回家休息的空当,吞了草乌毒药想一死了之。



(前右一)许宗和(后右一)和岳父(前左二)、爱人

家人放心不下,推窗一看,见他早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,就赶紧冒雨把他往医院送。经过医生全力催吐、输液,到了傍晚,这对劫后余生的父子双双出了院。

这事在医院和街坊邻里间传开了,人人都跟岳父说:“你这条命,还有你儿子的命,全靠你未来女婿啊!”岳父听着,眼圈渐渐红了,眼角泛着水光。没过几天,他就给远在数十公里外工

作的女儿发了话:“你们的婚事定在这个国庆节。没钱办席,就给亲友们发点糖果瓜子,到时候来喝两口酒,这事就这样定了!”

那年国庆,我们的婚礼极为简单,只摆了几盘糖果瓜子,亲友们围坐在一起说说话,就算完了婚。岳父坐在桌旁,端着酒杯喝了两大口,脸上笑开了花。随后,一家人到照相馆照了张合影。(四川会理 许宗和 68岁)



## 第一次用相机



1987年春节,我们一家人刚吃过饺子,妻子对我说:“三个孩子都长这么大了,还没照过相呢。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,给我们照张相吧!”

听妻子这么说,我赶紧去邻村同学家里借来一部照相机。妻子和孩子们看到照相机,高兴极了。随即,我搬来竹椅,让妻子抱着小儿子坐在竹椅上,大女儿、大儿子站在两边。我举起照相机,选好镜头焦距和光圈,说:“孩儿们往前看,别眨眼,笑一笑。”我这是第一次使用相机,瞬间,手不住地颤抖。突然,小儿子或许是看到我拿着照相机对着他,有点害怕,扯起嗓子哭。妻子见状,忙去哄他。在这慌乱之中,我按下了相机快门,拍下了这张画面有些虚却满是温馨的照片。(山东菏泽 刘锡建 68岁)

## 洗衣机帮我带娃

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,结婚生子。孩子的出生,给小家庭增添了无尽欢乐,但也让我陷入独自带娃的困境。

那时,婆婆远在甘肃兰州,一大家子人需要照顾,不可能来帮我带娃。母亲上班,也没有时间帮我。我初为人母,从未有过照顾婴儿的经验,只能在摸索中前行。孩子在襁褓中时还算省心,把她放在床上,我还能趁着她熟睡的间隙匆匆收拾家务、准备饭菜。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,她学会翻身、爬行,再到蹒跚学步,就离不开人了。有一次,我去做饭,把孩子放在小推车里,刚切了几片菜,就听见孩



胡萍和女儿

子哇哇大哭,我扔下刀就往卧室冲,只见小推车翻了,孩子被压在车里。我连忙抱起一看,她小脸憋得通红,额头好大一个包,我心疼得直流眼泪。

带娃做饭怎么才能兼顾呢?我把眼睛瞄向了洗衣机,试着把孩子放在洗衣机里,结果,她还蛮高兴的。而且,高度合适,孩子站在洗衣机里,露出小脑袋,手可以扶着

洗衣机边缘玩。打那以后,做饭的时候,我就把洗衣机推到厨房门口,把孩子放进去。我一边做饭一边和孩子说话,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忙活,咯咯笑个不停。有了洗衣机的“守护”,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乱跑摔跤,做饭时也能心无旁骛。晚上吃完饭,我依然把孩子放在洗衣机里。洗衣机上方吊个气球,气球荡来荡去,孩子玩得不亦乐乎。这样,我就可以安心地看书了。洗衣机成了我的带娃神器,我把经验分享给同事,同事纷纷效仿,都觉得这个办法好。看来,生活的困境能够催生智慧。(辽宁铁岭 胡萍 71岁)

## 第一次领工资

## 把自己那份工资算丢了

1966年,我18岁第一次参加工作,被分配在煤矿土建施工班。班组成员有20多人,大都是新招来的年轻人,班长是一位50岁出头的山东汉子。也许是我工作诚实肯干,给班长留下了较好的印象,上班半个月后被任命为考勤员,并负责班里的工资发放。

月底发工资那天,吃完晚饭,在职工宿舍外昏

暗的路灯下,大伙将我围绕成一团,争先恐后地认领工资。毕竟是平生第一次,我心里有点紧张,手忙脚乱。工资发完时,我才发现有20多元钱对不上数。按当时的工资标准,刚好是我当月的工资。我深感沮丧气恼,站在一旁的班长安慰我说:“年轻人第一次做这个活,差错在所难免。其实,我也有提

醒的责任呀。”说完,他从自己的工资中为我补上了这个缺口,并表明此次损失由他来承担。

刚参加工作身无分文的我,被班长的举动感动得无言以对。经历过这次事,我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更加认真严谨。当然,事后我还是分两次返还了班长的垫付款。(湖南娄底 李海燕 78岁)

## 仨同学有了两辆车

1964年,我们3个初中同学考入河北邢台机电学校,舍不得5角钱的火车费,一两个月步行回家一次。1968年12月,我们被分配到地区农机厂,遇到倒夜班,加上星期天,能连休3天。这时,为了回家帮忙干些活,我们3个结伴步行50里回家。

1970年,一个同学的姐夫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送给他。我们3个都学会了骑车,轮流骑车回家。1972年,一个清华大学生被分到厂里,他是上海人。在我们县城很难买到自行车,我便托他在上海想办法。他还真给买到了,“永久”牌,但不能出上海市,不能运回来。他又想法弄了个信托证,在年底把自行车运回邢台。有了两辆车,我们3个老同学可以同时回家了。(河北邢台 王文增 77岁)

## 征稿

春节将至,关于往昔过年的温馨记忆,您还记得哪些?当年版欢迎扫描小程序码投稿,有老照片更好。

